

乡村支教,大学里必须要做的一件事

刚把行李放在县城一家小旅馆里,就收到了一条短信:“彭老师你们到哪里了?”

这是我在帕允的学生发来的。此时,距我们支教队伍一行人离开帕允村尚不足两小时。

我自付水平不足以当得起“老师”这一称谓,但我的孩子们却一心一意把我当成他们的彭老师。不像城里的孩子们,这些三四年级的小男孩小女孩没有学过英语,也没有吃过肯德基,更没有自己的手机。就像在离开那天他们拿着家长的手机给我们拍照一样,用来发短信的手机也一定是问爸爸妈妈借来的。我回道:“刚到县城。你是?”

是的,我并不知道短信那头的他是谁。是那个调皮搞怪,但又特别喜欢维护老师的孩子?还是那个扑闪着一大双眼睛,歌声极其干净的孩子?或者是那个个子矮矮,跑得像一颗小炮弹一样的孩子?要么是?

我不知道他是谁,但他却细心地把我的号码记在了一个干干净净的本子上。那个本子有着硬封皮,这在村头小卖部里价位极高,里面贴了一些好看的贴纸,甚至,还可能带着小锁。他像其他孩子一样,拿着本子,羞怯地递上一支笔,请我写下自己的名字,就像对待一名大人物。

而我,却不能叫出他的名字。尽管我每天给他上课,尽管我有许多个晴朗的中午和暖和的下午同他一起玩,尽管我每天晚上走在家访的路上,尽管,我同他朝夕相处了十三天。

晚上,又接到了一个电话。一个声音清脆的小男生问:“老师,你猜我是谁?”

我有些发愣。呆了呆,歉疚地说:“对不起……”我几乎看到了电话那头一张小脸“啪”地耷拉下来的情景。他不死心地又问了一遍,最后,只好很无奈地自我介绍:“是我呀。”

哦,原来是他。支教行将结束的时候,每位老师都给自己负责的几位学生写过寄语。打来电话的这个小男孩,就是我所负责学生小组的其中之一。我带他们写过剧本,拍过微电影,照过相,但是,给他写寄语的时候,我依然有些绞尽脑汁——真是惭愧,相处时日不短,而我依然不了解他。相较于组里其他学生,我不知道他哪门功课最好,不知道他成长中最烦恼什么,也不知道他是否喜欢与我一起玩游戏。甚至他的名字,我也是好多天才记牢。

而他给我打来了电话,而他认为这么多天的亲密相处后我一定牢牢记得他的声音。

我对他而言是特别的,所以他觉得他对我而言也一定是特别的。

很久之后,我依然记得我抱歉之后他的不甘心 and 失落。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,小心翼翼地讨老师喜欢,随口一句表扬就能让我开心一天。而他心心念念喜欢着的老师,我却没能让他开心一点。

支教之前,我就一直在想,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训练、不知道如何科学地与孩子沟通也不懂教育心理学的人,该怎样在十多天的生活中给帕允的孩子带来一些正能量。在到达当地后,这种不安越发强烈。他们没有任何防备地把赤裸裸一颗心交给你,无论如何小心翼翼,总难免没法给每颗心同样的热度,总难免有些磕磕碰碰。设想中也许要全心全意扑在孩子身上,但现实总有不如意。今天自己状态不好,明天有些其他应酬,后天或许又有安排……孩子们一声声叫着“老师”,半路出家的老师却做不到“学为人师,身为示范”。

但他们却愿意继续把这颗干干净净的心交出来。打电话的那个孩子,还殷切嘱咐我们行路要周全;过年的时候,有从帕允来的拜年短信;时不时地,还有问候一下近况如何……

同师范生相比,我是没有专业知识的奇怪老师;同帕允村学校的老师相比,我是没有教学经验的荒唐老师;同教师资格证书要求的内容相比,我更是不合格的伪老师。但是,孩子们却不管这些。我是他们的彭老师,所以,他们把信赖交给我。就这么简单。

正如很多人所言,短期支教的收获,支教队员远大于支教对象。直到现在,翻开那些天的照片,我都能感受到帕允村的阳光照在身上的温暖,正如孩子们纯净的笑脸。

谢谢你们给我的信赖。

复旦大学 彭旭雷

爱,在路上

回到了土沟井的那片天空。

关于学校

学校的声誉与学生的升学率是息息相关的,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,所以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没有美术、没有音乐,有的只是应试教育。

我很庆幸李校长、刘主任的开明,愿意接受我们这批志愿者的到来,不仅仅是对我们的支持,还有对我们的关心。学校的环境氛围,直接影响着这个学校学生的思维、意识。

关于学生

土沟井有着很听话的学生,听话并不代表没有了她们自己的想法,有的学生只是缺少这样一个机会,与东部的儿童相比,她们仅仅是客观环境的约束。但是她们依旧乐观、依旧让人怜惜。

她们不善于表达,但是安静中却透露着她们的坚毅。离开回首时,她们却在倔强地留着眼泪。心疼他们的早熟,心疼他们的懂事。

关于家长

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识,不是因为我们的财富,只是因为她们拥有一颗朴实无华、热情好客的心,这就是土沟井的家长们。他们的好客和热情,让我有回家的感觉,不管东西的贵贱,家长们也愿意为了孩子把好的东西给我们。

关于爱心

孟子遵循着“性本善”,我也一直认为人心有最温柔的那一角,香港阿福一家让我感动了,这一批批志愿者让我感动了,林子哥让我感动了……或许,自己的一份力真的是微不足道,但是只要你愿意,可能就会有轻微的改变。

在藏区,我清楚地记得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关系。不是物质、捐赠的东西就可以改变残酷的现实,也许,我们走出家乡的这一步支教,作用会更大一些!

离开之前我被孩子们弄哭了,是一种离别的难过和对孩子们的心疼,我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,我记得我们班级每个人的位置,命运没有给他们优越的环境,客观的条件制约了他们的发展空间,但是相信他们拥有着越挫越勇的性格和敢于拼搏的勇气。

爱心,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,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支教结束之后,去了甘南夏河,那里充斥着藏区人的各种神秘的色彩,就连学校、村庄都深受着藏传佛教的影响,我不想说是熏陶,因为有太多的言语难以用语言来表达。

信仰究竟能为人们带来什么东西?好的?坏的?我回来之后一直在探寻。不能说看透了人生、看破了红尘,只是看淡了这个世界,回想自己是多么地渺小,又反思如何将自己的这种渺小转化成一种力量,外表的浮华太过单薄,强大的内心才是正道!

爱,在路上。

上海海洋大学 王艺霏

▼ 面对大山,我们豪情万丈,生活在此变得特别美好!

上海大学 王韵竹 摄影



我的支教

我该大二了。一想到这个,总隐隐觉得自己大学里的青春快完了,我已经不再年轻。大学生生活是一生中最珍贵的美好,我必须要做只有大学才有机会干、才有时间干的事情。有意义的事情不少,独特的却不多,支教算一个。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,我希望我的人生塞满了“价值”、“精神”、“意义”,同时希望大学时期是它们密度最大、浓度最高的一段,所以我要抓紧时间,在大一的暑假就走这条跋山涉水的支教路。

30个小时到南宁,3个小时到北海,1个小时到合浦,2个小时到曲樟,半个小时到亚山……奔波有时比支教还辛苦。

一片狼藉的学校似乎就是在等待我们的到来,支教若是场游戏,清扫便是第一关。费了大家半天工夫,校园才终于像了个校园,也像家了——十五个人的大家,有伙房当厨房,有教室当卧室,有操场当广场,名字虽然变雅了,实际还是一样的破烂。但请放心,我们不怕。自己买菜,自己烧火,自己做饭,白天太阳作火炉“烧”水好晚上洗澡,晚上月亮星作灯继续开展活动。摩的一两天呼啸一次,上下山购置些米菜油盐。回头想想,陆上的交通工具,我们好像都使用过了,如果能把这看成是一次交通工具展示,还是蛮有趣的。如果你以生活的心态去做事,那苦也只不过是乐的基础。

我们的家访让我们的了解更深入。校长亲自带领我们走村串户,在山路泥路上踩下爱心的脚印。留守儿童、贫困家庭、孤寡老人、单亲妈妈都是我们看望的对象,他们或遭天灾人祸致财产尽失,天人一方;或被生活的重担驱赶得家人分离,难以团聚;或年老体衰,难以自理。我们力量微薄,只能照顾到十几家。很多孩子出奇地懂事,他们因为家庭的原因,不太调皮,比普通孩子多了一份沉静;也有不少孩子性格上比较自闭,一直表现出惊恐或躲避着人群;有些妈妈见到我们就哭了,我们也跟着哭,我们都懂这泪里内容的丰富;老人见到我们就不住地说话,听不懂,可他们的表情和眼睛所表达的激动和感动,我们认得。我们给孩子们新书包,给妈妈和老人一些钱,陪他们长时间聊天,希望有所帮助。谢谢是最频繁的用语,握手和拥抱是对不舍最清楚的诉说,目光和眼泪是最畅通的语言。

我们给小学生上课,和他们交流、玩耍。我们分成两两小组,进到各个班级,讲述体育知识、生活知识和故事,教他们歌曲和舞蹈,带来新观念,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,和学校老师一起上课,消减师生间的代沟,给他们上体育课、捐赠体育用品和书本文具等。场面有时很混乱,因为气氛的热烈,因为小学生们特有的好奇和劲头,但大家给力的工作总是使之有惊无险。我们还表演了体院人的技能,拳击啦,摔跤啦,武术啦,花样跳绳啦等等,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体育的多元和魅力,从小注意锻炼身体,怀有一个体育梦。

在曲樟的这一个多星期,我们吃苦良多,也受益匪浅。我们在这里播撒着关爱和期望,我们想改变这里落后贫穷的面貌,我们想用行动诠释大学生的责任。而民众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广西山村风土人情的美丽,孩子们的天真,村民们的朴实,苦难人家的感恩,寻常百姓的善良,这自然而然的存在也是曲樟对我们的馈赠,对我们的爱。我们要走了,心中也有轻松,也有沉重;回到熟悉的上海,从疲惫中解脱出来,能不期待吗?抛下在这儿的付出与收获,而且从此可能再无机会来曲樟、来亚山,只能在渐淡的回忆里一次次回到这里;还有这里的悲伤、欢乐、穷困、真实;能不留恋吗?可我们只能在难受中做必须做的事——离开。但我相信,爱的火种会留下,这里将传颂当代大学生的风采,这里的孩子将成长在哥哥姐姐那些天的爱里。而我们?呵呵,怎么会忘记这里呢,起码我们带回了蚊子蚂蚁们的“爱”——那一身,既能生产痒疼,也能产生自豪之情的疙瘩。 上海体育学院 曹思源